

国际大奖小说·爱藏本



女水手日记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Charlotte Doyle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艾非/著 徐诗思/译

美国《如何为儿童选择正确读物指导手册》

推荐100本最佳童书之一

新蕾出版社



国际大奖小说

女水手日记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水手日记/(美)艾非著;徐诗思译.-2版.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7.1(2010.1重印)
(国际大奖小说·爱藏本)
书名原文:The True Confessions of Charlotte Doyle
ISBN 978-7-5307-3176-5
I. 女…
II. ①艾…②徐…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658 号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CHARLOTTE DOYLE by Avi
Copyright © 1990 by Av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03-135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40 千字

印 张:7.75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前言

一辈子的书

梅子涵

亲近文学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慢慢地，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其实谁不知道，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如果真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的话。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只要你亲近过它，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

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而不是才过了几年，人们已经在说，哎哟，好难看啦！

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

阅读优秀

文学是很丰富的，各种各样。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有很充裕的时间，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而拒绝平庸的。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阅读经典！”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

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诗里说：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如果是杂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走

GUO JI JIA JIAN G
XIAOSHUO

进优秀。

优秀和经典的书，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只是安徒生，只是托尔斯泰，只是鲁迅；当代也有不少。只不过是我們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父母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告诉你。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不知道”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我们很焦急，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它们在哪里，是什么书名，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可以供你们去寻找、得到。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在每一家的门口，把街灯点亮。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长大了，很有知识，很有技能，还善良和有诗意，语言斯文……

同样是长大，那会多么不一样！

自己的书

优秀的文学书，也有不同。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历史不长。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



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

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

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长大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书，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所以没有遗憾。他们会这样劝说：“读一读吧，要不会遗憾的。”

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松树，老急着长大，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连飞翔过去的小鸟，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想着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说。

“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空气说。

“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梅子涵说。

现在的这些“国际大奖小说”就是这样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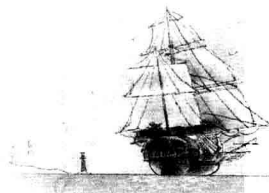
它们真是非常好，读完了，放进你自己的书架，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

很多年后，你当父亲、母亲了，你会对儿子、女儿说：
“读一读它们，我的孩子！”

你还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你会对孙辈们
说：“读一读它们吧，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的书。

GOO
JIVANG
目
录
XIAOSHUO



一、则重要的警告	001
第一章 “可怕”的海鹰号	004
第二章 登船	013
第三章 绅士谢克利	025
第四章 老查的试探	034
第五章 成为船长的朋友	042
第六章 货舱魅影	053
第七章 海上生活	067
第八章 惊现圆形陈情书	077
第九章 平叛	089
第十章 船长的真面目	098
第十一章 老查的葬礼	105

GUOJI JIANG

目录

XIAOSHUO



第十二章 我要当水手.....117

第十三章 考验.....128

第十四章 遭遇飓风.....140

第十五章 我成了杀人犯.....151

第十六章 禁闭室.....159

第十七章 审判.....170

第十八章 谁是凶手.....184

第十九章 另一场革命.....194

第二十章 由淑女到船长.....203

第二十一章 普洛维顿斯.....213

第二十二章 重返大海.....227



一則重要的警告

并非每一位十三岁的女孩都会被控谋杀、遭受审判,并被宣判有罪。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我的故事是值得一读的,即使那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不过,请接受我的警告,这可不是一般懵懂少年的故事。如果强烈的想法、行为会冒犯到你,就请别再往下读。请找别的友伴来排遣无聊的时光吧,因为,我打算一五一十地说出实情。

不过,在没开讲前,你必须先认识我。我的故事发生在 1832 年,当时我的名字是陶雪洛。虽然我还保留着这个名字,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陶雪洛了。

要如何描述当时的我呢？十三岁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孩，体态尚未发育，心智也尚未成熟。可是，我的家庭仍把我打扮成年轻淑女，软帽遮盖着我美丽的秀发，宽松的裙子，有扣的高统鞋，还有——你也许猜得到吧——手戴乳白色的手套。我当然希望成为一名淑女。这可并不是我的野心，而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我满心愉悦地拥抱着这个命运，从不对其他事物有非分之想。换句

话说,当时的我跟表现出来的样子相差无几:一名讨人喜欢的普通女孩,拥有声望良好的双亲。

我虽然在美国出生,但从六岁到十三岁,都是待在英格兰。我的父亲从事棉制品制造生意,他驻守英格兰,担任公司的代理商。不过,1832年早春,他荣获升迁,并且公司要他返回家乡。

父亲是规律与秩序的忠实信徒。他认为,与其让我中途转学,还不如留下来完成学业。我的母亲(据我所知,从不反对他的意见)也接受了父亲的决定。于是,双亲与弟、妹先走,而我将追随他们的脚步,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也就是美国罗得岛州的首府普洛维顿斯。

如果你认为我父母的决定太过于鲁莽,竟敢让我独自搭船漂洋渡海,我可以向你说明,他们的决定是相当合理的,甚至合乎最严格的逻辑考量。

首先,他们觉得,让我留宿在柏利顿女子学校(校长是出色、端庄的韦德女士),可使我的学业不至于中断。

其次,我可是要横越大西洋,航程起码一到两个月。那时是夏天,并不会耽误到正规教育。

第三,我将可以搭乘父亲公司名下的船只返美。

第四,父亲告诉我,那位船长的过人之处,就是能迅速省力地横渡大西洋。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双亲认识的两家人也会搭同一艘船,他们答应担任我的监护人。我最高兴的是这两家都有小孩(三个可爱的女孩以及一个迷人的男孩),我

真希望能立刻见到他们。

如果你知道我对六岁渡洋的经验记得并不十分清楚,你就不难想象我把这次的航海视为有趣的冒险之旅。想想看,美丽的大船!精神抖擞的水手!学校甩到一边去!还有同年纪的玩伴!

最后一点,父亲交给我一本空白的日记(他典型的作风),命令我每天要写航海日记,如此我才能领受到写作的教育价值。事实上,父亲警告我,他除了阅读并评判内容之外,还会特别注意拼字的正确,而非文章有力的论点。

就是这本日记,使我现在还能够详细地描述 1832 年夏天那趟命运性的大西洋之旅。

“可怕”的海鹰号

1832年6月16日下午，将近黄昏时分，我走在英格兰利物浦人潮汹涌的码头上，紧随在一个叫葛拉米的男人身后。虽然葛先生只是父亲的生意伙伴，但他跟父亲一样都是绅士。父亲委托他来安排前往美国的最后事宜。我搭马车离开学校之后，他会来接我，并负责让我平平安安地坐上父亲指定的大船。

葛拉米先生身着长至膝盖的大礼服，头上的大礼帽使他原本就高挑的身材显得更高了。他阴郁、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双眼就像死鱼的眼睛似的。

“陶小姐吗？”我从直达利物浦的马车上下来时，他问。

“是的，先生。您是葛拉米先生吗？”

“我是。”

“很高兴见到您。”我行了个屈膝礼说。

“我也是。”他回答，“那么，陶小姐，能告诉我你的行李箱在哪儿吗？我带了人来搬。然后，麻烦你跟我走，每件事都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我想跟我的监护人说再见，可以吗？”

“有必要吗？”

“她对我非常亲切。”

“快一点。”

我紧张地指出自己的行李箱，双臂挽住艾默森小姐（这一路上我亲密的旅伴），泪眼蒙蒙地向她道别。接着，我连忙奔向已经转身走开的葛拉米先生。一名长相粗野的挑夫背起了我的箱子，费力地跟在后面。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整齐一致地抵达码头边。我立刻兴奋地注视着面前众多的船只，桅杆密得好似刷子上的毛。再向四周望去，只见到处都堆满了珍材奇货。大捆的丝绸与烟草！成箱的茶！鹦鹉！猴子！噢，我闻到了，海的味道是多么醉人啊，毕竟我只闻过整齐的草坪与柏利顿学院的气味！工人、水手、商人组成了汹涌的人潮，他们全是肌肉结实的粗人，喧哗吵嚷，营造出一种黄昏的异国风情。大体来说，这是一片有趣的混乱，虽然隐约带着威胁，却非常令人兴奋。真的，我模糊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为我天造地设的。

“葛先生，请问，”我隔着吵闹声呼叫，“我要搭的那艘船叫什么名字？”葛拉米先生稍停了一下，回头看我，好像很惊讶我在这儿，更别说发问了。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眯着眼念出声：“海鹰号。”

“英国的船还是美国的船？”

“美国。”

“是商船吗？”

“当然是。”

“有几支桅杆呢？”

“我不知道。”

“另外两家人已经上船了吗？”

“我想是的，”他答道，声音里夹杂着愤怒，“陶小姐，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请容我告诉你，我接到通知说出发时间要延后，可是当我亲自向船长求证时，他却说可能是误会。明天一早，船会顺着第一道早潮启程，所以绝对不能再耽搁了。”

为了证实这点，他回头就走。但我实在无法压制住强烈的好奇心，决定再提出一个问题：

“葛先生，请问，船长叫什么名字呢？”

葛拉米先生再次停了下来，生气地皱着眉头，但还是摸索出那张纸。“谢克利船长。”他念完后回头就走。

“有没有搞错啊！”挑夫突然大叫一声。他刚赶上我们，无意中听到刚才的对话。我和葛拉米先生面面相觑。

“你刚才是说谢克利船长吗？”挑夫说。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葛拉米先生问道。他的口气清楚地表明：如果真是如此，那就真是严重失礼了。

“没错。”那个挑夫说，“我在问你，我是不是听错了，你们要搭的是谢克利船长的船吗？”他吐出“谢克利”这三个字的方式，好似那是非常惹人厌恶的东西。

“我可没请你听。”葛拉米先生对他说。



“可是我已经听到了。”挑夫一边向前走一边说着。他还把我的行李箱狠狠甩在码头上，用力之大使我不禁担心箱子是否会裂成两半。“我不打算再多走一步路，去跟那个谢克利先生打交道，给我双倍的金子我都不干，多半步也不行。”

“等等！”葛拉米先生愤怒地喊着，“你答应……”

“别管我答应了什么。”他反驳道，“与其拿你的铜板，还不如躲开那个男人，这才叫作赚钱生意。”他不再多言，昂然离去。

“停下！我叫你停下！”葛拉米先生喊道。没有用，挑夫走了，走得还非常快。葛拉米先生和我互视对方，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显然也是。但他还是得尽他应尽的义务：他开始四下搜寻替代的人选。

“喂，就是你！”他叫住第一个经过的人，一个身穿工作服的高家伙。“这里有一先令，假如你肯搬小姐的行李，它就是你的了。”

那个人停住，看看葛拉米先生，看看我，看看行李箱。“那个吗？”他一脸轻蔑地问。

我心想可能是工钱太少的问题，于是急忙说：“我很乐意再多付一先令。”

“陶小姐，”葛拉米先生厉声道，“让我来处理。”

“两先令。”那人迅速地说。

“一个。”葛拉米先生反驳。

“两个。”他又重复一遍，把手伸向葛拉米先生。葛拉